

海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评析

王冕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市, 100101)

摘要: 海外学者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 目前主要集中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依据、基本内涵、实践路径这三个方面。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从构建主体和构建路径两大方面进行了探讨。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力日益扩大, 以及实践不断深化, 海外学者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持有支持、观望、反对三种不同的态度, 态度各异的原因主要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解上存在认识片面、认知错误等偏差。我们梳理海外学者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观点, 有利于我们更进一步的总结和反思, 让更多国家认同并主动携手共建, 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的惠及各国人民。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外交政策; 国际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 D33

文献标识码: A

当今世界局势复杂多变, 各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不断浮现, 深刻影响着人类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基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联系越来越密切的发展趋势, 2013年3月, 习近平率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携手创造美好未来的倡议, 并且先后多次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等重要会议上重点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和价值, 受到了海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近年来, 海外涌现出了大量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 相关问题的关注度和研究热度已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

一. 海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依据的研究

(一) 理论依据

海外学者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有一个普遍共识, 那就是中国率先提出的该理念, 必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必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 海外学者集中从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有海外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英国学者马丁·阿尔布劳提出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源泉。^[1]中欧论坛创始人高大伟从天下观的角度入手, 指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必须在中国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下进行阐释, 与之相呼应的则是中国古典人文主义理解的构成要素——普世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对于‘大同’这一古典概念的重新解读。从儒家经典《礼记》到康有为的《大同书》, 再到近代的孙中山、李大钊, 追求大同理想一直是中国政治哲学话语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美国《世界邮报》主编内森·加德尔斯更是认为, 习近平以“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全球关系“新时代”构想, 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或协和万邦的理念。还有芬兰学者马蒂·普兰宁认为, “天下一家”的观念凸显和谐性与世界性, 它不仅仅是政治家的所关注的理论问题, 而且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观念和实践, 塑造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思维, 激发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延续了儒家天下大同的思想脉络, 追求世界和谐, 万物共生。还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国的发展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 一次次理论创新的过程, 也是一次次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具体实践, 中国的具体实践也必然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意大利《二十一世纪马克思》杂志主编安德烈·卡托内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无

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描绘的人类未来，是马克思的国际主义思想在 21 世纪的当代体现”。^[2]比利时鲁汶大学蓝露洁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但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国际主义思想中国实践中的优越性之所在。

（二）实践依据

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中国需要综合考虑国内国际双重因素，并站在全局的高度，系统的加以分析，以便应对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的各种风险与挑战。

从国内因素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张登华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给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政治学系斯蒂芬·N. 史密斯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外部需要，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创新发展的需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想要实现中国梦，就要不断推动外交政策的创新，有海外学者认为实现“中国梦”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的支撑，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本质上是对外策略的延续，即避免使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产生过分担忧，并维持一个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条件”。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中国在外交上向世界释放出了一种积极主动的信号，以时间为线，纵观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梯式发展，从被动外交到冷静观察，到有意识地进行参与，再到不仅参与，还要积极推动，且有所作为。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就是展现中国外交政策积极发展最生动的体现。

从国际因素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塑造海外积极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需要。有海外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意味着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治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断努力提升其在海外的积极形象”。当前，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仍然一直秉持和平崛起的理念。还有海外学者就话语权问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扩大其国际话语权而做出的顶层设计，中国有提升话语权的需求，这是无可厚非的，西方应该做的是接受中国是一个新崛起大国的事实，还应寻求赋予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合理的、与其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3]只有提升国际话语权，才能更好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才能使世界看到中国实践，理解中国方案，感悟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至关重要。

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无土之木、无源之水，其中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还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回应时代关切，更充分彰显了中国的理论创新。

二、海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内涵的认知

海外学者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内涵的认知，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呈现出“小切口”、“碎片化”的特点，通过提炼归纳，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发展。有海外学者指出，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在概念上与胡锦涛的‘和平发展’思想相近，因此可以视作是对胡锦涛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确实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具有延续性、批判继承性的发展，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标志性的外交政策。有多名海外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为中国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受到了海外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哈桑·贾韦德认为，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互利共赢外交模式的典范。^[4]

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国际关系模式。这种模式不是使中国成为主导者，也不是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是使各个国家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其发展水平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美国协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了旨在建立一个以促进和改善全球治理国际关系为目标的新框架”。美国芝加哥大学尼尔·托马斯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国际体系，这个体系的目标是要推动实现经济上更深层次的一体化，通过政治对话缓和冲突、维护安全”。

三. 海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路径的探讨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为谁

有的海外学者认为应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有世界人民共同创建，如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所理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当其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世界共同的伟大愿景”，要把这一愿景变为现实，需要世界各地充满善意的人们共同努力。^[5]另外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还有的学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就是中国，如美国兰德公司高级分析师蒂莫西·希思等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问题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构建一个东亚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中国将作为超级大国，领导邻国管理安全事务”。这种观念显然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狭隘了，没有认识到该理念维护了多边主义的发展，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美好愿景。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为何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海外学者纷纷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非凡的意义，是造福各国，尤其是造福各国人民的举措。有学者在巴拿马《星报》上发表言论称“如果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标准来衡量国家的治理水平，那么中国一定是最好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致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美好愿景，对于我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首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平台。有非洲问题专家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不仅撼动了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这些具有极端主义色彩的思想根基，还缓和了地区和民族冲突，为世界经济发展、人类进步及地区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其次，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分必要。人类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是命运共同体，在卫生健康、生态、网络空间方面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近年来，随着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中国彰显了大国担当，第一时间实事求是的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信息，无私的公布治疗方案，更是派出多支医疗团队和专家组向医疗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提供援助，在这场全球性的抗疫战争的最关键的时刻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筑起了牢不可破的疫情防线，为世界指明了合作抗击疫情的正确方向，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了突出贡献。日本中央大学田幸雄教授认为，“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7]。最后，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海外传播至关重要。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外传播势态良好，海外学者的研究极大的助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中国外交局发布的《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中显示，“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在中国政治话语海外认知度排行中位列第四位，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效果整体较

好，但单一依靠海外学者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远远不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海外学者单一主体传播力量和影响力有限。第二，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实践路径等具体方面的理解深度和广度参差不齐，更有甚者可能出现理解偏差，从而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四. 海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

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呈三派。第一派是支持的态度，格鲁吉亚《每日新闻网》阿夫坦季尔·奥提纳什维利主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在共赢的基础上，摒弃了旧有的零和博弈的思维，为人类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指明了全新的道路”。^[8]巴西共产党副主席沃特·索伦蒂诺表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让很多民众感到绝望，而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构想，给世界带来了希望”。^[9]2020年以来，世界大范围的被新冠肺炎疫情所笼罩，中国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第一时间提出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治理的过程中彰显出了我国强大的治理能力，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中国方案。第二派是观望的态度，这些学者主要是认为中国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一个完整且严格的制度框架，各国应遵守的原则和规范没有明确的阐释。一带一路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涉及国家众多，各国又有着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多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一定的风险。第三派是持有反对态度，这类海外学者反对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在打压美国，成为世界的主导者。美国学者奥丽亚娜·马斯特罗认为，“中国对印度实施的一系列外交策略都是在试图削弱美国对印度及其周边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并取而代之。”美国学者扎克·库珀也有与之类似的思考，他认为，“中国的国际战略目的在于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中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取得亚太地区的管理权，中国总是不断地打破传统，挑战现实。”第二，认为中国是在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只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新秩序。美国芝加哥大学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中国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中国单方面的构想，这种构想来源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定位，认为中国试图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重写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则”。

总体而言，通过对海外学者观点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大多尚处于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上，但仍有少数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对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了误解和偏见。这些分歧由于受到现实利益和自身立场的影响而产生，既存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又存在内涵理解上的误区和偏差。因此，想要进一步完善实践举措，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积极推动该理念的实践转化，使其成为可以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被更多人信服和认可，让各种歪曲、抹黑和谣言不攻自破。其次，要提高国际话语权和海外传播能力，有针对性的解决传播对象的认知偏差，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今后持续梳理分析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十分必要，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海外学者的看法，特别是厘清海外学者在认知上存在的错误，及时调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方式和实践路径。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独善其身，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必然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发展福祉惠及全体人民。

参考文献

- [1] 马丁·阿尔布劳：《论“人类命运共同体”》，金伟、元美艳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9期。
- [2] 安德烈·卡托内：《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国际主义》，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 [3] 查尔斯·帕顿：《英媒：陈词滥调阻碍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陈俊安译，《环球时报》，2018年05月10日。
- [4] 《时刻把人民福祉放在心上》，载《人民日报》2018年1月2日。
- [5] 《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命运与共）》，载《人民日报》2022年1月17日。
- [6] 《应势而为，共担时代责任—习近平主席达沃斯演讲继续展现巨大感召力和影响力》，《人民日报》，2018年01月26日。
- [7] 《汇聚起同疫情斗争的磅礴之力——习近平主席在世卫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引发国际社会热烈反响》，《人民日报》，2020年05月20日。
- [8] 《为大国领导人的人民情怀和天下担当喝彩——国际社会热议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载《光明日报》2018年1月2日。
- [9] 《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给世界带来希望》，载《光明日报》2019年3月2日。

Overseas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ang Mian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f overseas scholars on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the practical basis, basic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e practical path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discussed from two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 body and the construction path. With the expanding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he deepening of practice, overseas scholars have thre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initiativ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upport, wait and see, and oppose, mainly because of the bias in understand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such as one-sided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ve errors. We sort out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relevant views of overseas scholars on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which is conducive to our further summary and reflection, so that more countries can recognize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work together to build it, so that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can truly benefit the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Keyword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作者简介: 王冕（1999年10月—），女，汉族，北京人，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